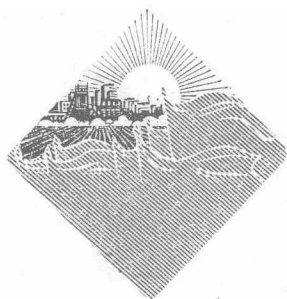




小 说 散 文 选 编

查 案 日 报 编 辑 部



江 潮 漫

小说散文选编

查案日报编辑部

一九七二年

前 言

自《红烂漫》创刊以来，广大业余文艺爱好者和专业文艺工作者给提供了大量的稿件。许多作品都以饱满的无产阶级政治热情，歌颂了伟大的党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，歌颂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，歌颂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制度；并努力塑造了一些工农兵英雄形象，反映了各条战线的大好形势，对团结人民、教育人民、打击敌人，推动我省斗、批、改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在这里，我们对广大工农兵和专业作者给予《红烂漫》的热情支持，表示衷心感谢。

“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”。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，进一步办好《红烂漫》，我们从《红烂漫》创刊以来发表的作品里面，挑选了一部分比较好的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儿童文学等作品，编印成集，赠发给本报通讯员同志学习参考。

由于我们水平有限，缺乏经验，在编辑出版方面，难免有缺点和错误，希望读者批评指正。

编 者

一九七二年十二月

目 录

小 说

青山红路·····	岳长贵 (1)
老贫代·····	马云翔 (11)
爽朗的笑声·····	王玉龙 (15)
脚本是怎样写成的·····	李克夫 (21)
搬 家·····	陈永鹏 (30)
革命的标尺·····	高前路 (39)
山村在召唤·····	傅阁文 (43)
小店一夜·····	徐贵祥 (50)
锣鼓齐鸣·····	洪 欣 (54)
“熟悉路线”·····	沙仁昌 (63)
在第一线·····	宏智 烈言 (71)
春 梅·····	马云翔 (80)

散 文

友谊之歌·····	阎作义 (88)
缩 影·····	李克夫 (96)
乌兰其其格·····	石 扬 (101)
火云花·····	王忠华 (108)
号 子·····	沈阳交通运输局文艺创作组 (112)

报告文学

- 学大寨的带头人.....复县革委会报道组 (118)
铁姑娘.....万山红 红铁山 (123)
为了孩子的手.....王中和 (130)
新的航程.....李述宽 岳长贵 (138)

儿童文学

- 红灯闪闪.....马歌今 (146)
小红苗.....孙景文 (151)
谁第一?.....于善明 魏春荣 (155)
红缨赞.....锦 红 (159)
小兵东东.....运新华 (169)

青 山 红 路

东沟县 岳长贵

一

我揣着县商业站开的工作介绍信，来到座落在深山沟里的青山商店。刚走到门口，一阵清脆的歌声便从院子里飘出来：

俺是山村女货郎，
一根扁担连城乡。……

我一进门儿，见院当间儿，一个戴大草帽的女同志，正蹲在那场儿精心地修理一根扁担。听到我的脚步声，歌声停住了，那人忽地站起来，把大草帽往后一掬，露出两根粗短的小辫。看样子，她只有二十二三岁，个子虽然不高，但长得挺墩实，浓眉毛、大眼睛，眼角略微向上挑起。她见了我，把手中的工具一撂，几步跑上来，满眼含笑地说：“如果我没有认错人的话，你就是新来的章延军同志吧？”

“那么你？……”

“我么，姓单，名黎英！”

单黎英？这不是我的领导么？临来时，商业站的主任跟我说，青山商店负责人单黎英同志是个政治觉悟很高的人，要我好好向她学习。我还以为她是个三四十岁的老同志呢，原来也是个年轻姑娘。

“分配我做什么？”我不客气地问。

“怎么？来了就要求工作？不歇会儿？”她眯起眼睛瞅了瞅我，还没等我说话，又突然把手一挥，说：“跟我来！”

我随她走到商店的后院，那场儿整整齐齐地并排放着两副货担，一副装的是农具，一副装的是日用品。我疑惑地望着她一眼，发现她那双含笑的大眼睛，也正在审视着我。我知道这双眼睛里包含的是什么意思，便问道：“这就是我的工作？”她含笑地点了点头。我不由得浑身一震。揣在我怀中的工作介绍信，明明白白写的是“营业员”，营业员，就是站柜台呗。一路上，我还暗自规定了三点儿：态度好一点儿，说话和气点儿，手脚勤快点儿，准保能受到顾客的欢迎。可是现在，摆在我面前的却是一副货担，一个姑娘家整天挑着货担满山转游，这叫什么工作？我抬头望望这个年龄比我大不多少的“经理”，刚想说什么，只见她双手捧着一根扁担，郑重地递了过来：

“呐，这是给你的。”

我一看，呀！这是一根旧破扁担，有的地方磨得发了光，两端因为裂开而扎上了铁箍儿，中间还打了一个“背”子。我伸出去的两手，不由自主地缩了回来。

看到我这个架势，她宽阔的眉宇皱了皱，“怎么，没相中？”我低着头，两眼瞅着脚尖，没有吱声。她一双大眼睛眨了眨，瞅瞅扁担又瞅瞅我，说：“延军，你咋能小看这扁担？它凝结着咱青山商店的光荣传统啊！……”说到这儿，她忽然停住了，嘴唇在发抖，连拿着扁担的双手，都在微微地颤动。

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这样激动，想问问吧？又觉得不是时

机。我呆了呆，伸出手把扁担接过来一看，扁担背上还刻了一行大字：“为人民服务”。字迹很新，看样子是刚刻不久。看到这五个大字，我浑身都热起来。我好象看到单黎英在灯下一刀一刀刻写这五个大字时的神态；我仿佛看到她用这根扁担翻山涉水为贫下中农送货的情景……我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我抓过扁担，挑起货担就要走。

小单立刻高兴起来，她站在一边，眯缝着眼睛瞅着我，咯咯地笑了。她笑得很脆、很响，就象清清的山泉从高高的石壁上跌落下来一样。

我说：“你笑啥？”她带着掩藏不住的高兴语气说：“我还以为你不会接这扁担哩，这样看来，你还行，第一步就迈开啦！”

“这有啥第一步不第一步的，你让咱干啥咱就干啥呗！”

“嗯——有第一步就有第二步嘛！你说对不对？”说着，她又咯咯地笑起来。……

二

山路又弯又陡，步步踩石头。我挑着货担刚爬上一座山，脊背上的汗水就不住地往下淌，气也喘不匀了，嗓子眼如同塞了一团棉花，热乎乎堵得怪难受。好几次，我都想把担子放下歇歇脚，可是看看走在前面的小单，她挑的货担虽然比我重，脚步却迈得那么稳健、有力，她胸脯挺得高高的，两根小短辫随着脚步的节拍甩动着，一边走，嘴里还唱着歌儿：

俺是山村女货郎，
一根扁担连城乡。

铁脚踏红青山路，
为的是画出五洲四海好春光。……

下了山，走上了弯曲的乡路。迎面走过来一个愣小伙子，看他走的那个急道劲儿，八成是有要紧事儿。“喂，小马，没有盘缠钱是咋的，走得那么急？”小单大老远地就招呼上了。“进城！”小伙子头没抬，脚没停，匆匆地咕噜了一句。

“哟，人家都忙的一个顶俩儿，你倒有闲工夫逛城。”

“没事儿你用‘八抬’大桥来抬我也不去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小单问。小伙子两手一摊，“嗨！告诉你也白搭。”说完岔过去便要走。小单一步跳过去，把货担往路当间儿一放，挡住了小伙子的去路：“哼，别门缝儿瞧人！反正不告诉我，你今天就别想走。我问你，是不是去农具厂？”“你，你怎么知道？”小伙子有点吃惊。

“我会猜！”小单把头一扬，又咯咯笑起来：“你去买除草器上的零件，是不？”

“你咋知道？”小伙子越发莫名其妙。

“这你不用问。”小单把手一摆，郑重其事地说：“坏了几台？需要什么零件？说吧！”

“几台？几台你还知道咋的？”小伙子眼睛一眨，扬着脖子说。

“你当我不知道咋的？”小单面孔一板，数着指头“点咕”起来，“你们队共有十八台除草器，其中四台不能使，三台耙齿坏啦，一台小轴断啦，对不？”

小伙子惊异地一咧嘴，笑了：“唉呀，一点儿不差！你咋知道的？”小单把披散到前额上的头发朝后一掠，说：

“发展经济，保障供给嘛，不掌握情况怎么行！”说着，便

从货担里搬出一个沉甸甸的纸壳箱，递给那个小伙子：“给，你要买的东西都在这儿。”

我凑上前去一看，只见上面写着：新开里生产队，除草器耙齿三副，小轴一个。

小伙子高兴地接过纸壳箱，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啦！忽然，他把纸壳箱往地上一放，跑上来就抢小单的扁担，“来，我替你挑一气儿。”小单脑袋一“拨愣”说：“不，我们不走这股道儿。”

“你们不是去黄金湾吗？我回队，咱们同道儿。”

小单挑起货担，指指弯弯曲曲的稻田埂说：“我们要打这儿走。”小伙子朝她指的方向一望，惊奇地说：“唉呀，你是发疯啦！明摆着大道不走，单走稻田埂，那道儿又跳又滑，别说挑担子，就是单行人走也够呛啊！”小单把他一推，“去去！该干什么干什么去，俺这场儿不要活智叟！”说完，大步流星地奔上了窄窄的稻田埂。……

三

刚薅过头遍大草，稻田埂上这里那里，抛下了一滩一滩带着湿泥的“绑地索”、“鸭嘴草”，脚往上一踏，又粘又滑。有好几次，我差点儿摔倒。说也怪，越怕摔跤，就越不敢挪步，身子也就越晃。小单扭过头来看看我说：“挺挺胸，放大胆，学走路就不要怕摔跤。”

我一听这话儿，气就不打一处来：“你这人真怪，放着平坦大道不走，单爱上了这脊梁骨似的田埂。”她把两根小辫一甩，咯咯地笑起来：“干革命嘛，不能光拣平坦的道儿走。”

“走这个道儿有什么用？”

“打这儿走，可以看看庄稼的长势，了解一下情况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。”

我不以为然地说：“这有什么可调查的，上边拨来什么，咱就卖什么呗。”

“你？……”她突然转过身来，用严肃的口气对我说：

“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你这根扁担吗？”我摇了摇头。她接下去说：“现在，全国人民都在学大寨，咱们是挑起货担走下去，做贫下中农的好参谋，好后勤，还是坐在屋里守摊摊，这可是商业工作执行哪条路线的大问题啊！”说到这里，她给我讲了一个故事……。

去年春天，为了多积肥，积好肥，各生产队都准备把猪圈改建成深坑大圈，单黎英听到这个消息，心想，建这样的圈一定要用水泥。于是便坐在屋里安排一个进货计划，从城里拉回来二十多吨水泥，可是过了七、八天，也没一个人上门买。她很纳闷儿，担起货担走下去一看，原来贫下中农学习大寨自力更生的精神，用石头代替了水泥。

“主观唯心主义真是害死人！”小单感慨地说。“光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不行，还必须不断地洗刷唯心精神，狠批先验论，搞好调查研究，才能把工作做到点子上啊！”

俺俩就这么边走边唠，不觉已经走出了十来里路。忽然，她把货担放下，指着不远的一片稻苗说：“你看，那一片稻苗咋黄啦？”我望了一眼，可不是嘛，周围都是绿茵茵的，只有一铺炕那么大的地方，苗梢有点发黄。不过并不十分重，不细心看，还看不出来。我无意地说：“大概肥料下的不匀吧？”

“什么大概大概的？人不大，先验论可不少！”她翻了

我一眼，放下担子，脱了鞋，朝田埂上一撂，“哗啦哗啦”地趟进了泥水汪汪的稻田里。哈腰拔下一棵发黄的稻苗，拿到我的眼前，“延军同志，你知道这稻苗害的是什么病吗？”我接过稻苗端量了一下，梗儿硬硬的，根上还长着粘膜，只是梢儿黄焦焦的，象被火烤了似的。小单两个眉头拧成个大疙瘩，着急地说：“你知道吗？这场儿是新开的水田区，没经验，稻苗一旦遭了病，防治晚了可就要蔓延开啦，这不但关系到今年能不能丰收，还关系到山区能不能开水田哪！”听她这么一说，我也跟着发起急来：“这可怎么办呢？”她没有搭言，又黑又亮的眼睛眨了几下，忽然把手一甩，又趟进稻田里，连泥带水挖下一块，对我说：“你把货物送到黄金湾去，我马上去一趟农技站！”

我抬头望了望天。不知什么时候，天已经阴上来了。湿嘟嘟的水云彩从四外象海潮般地涌过来，高高的大青山，罩上了一个雾腾腾的雨帽子。看样子，一场暴雨是免不掉啦。我劝她说：“小单，等雨下过了再去吧。”

“淋点雨怕啥，救灾如救火，一刻也耽误不得！”小单说罢，哈腰挑起货担，拉开步，“登登登”地走了。走不几步，忽又放下担子折回来，手里拎着一件绿澄澄的塑料雨衣对我说：“后边货担上的苫布破了，你把这件雨衣盖在上面。”说罢，她把雨衣朝我手里一塞。

“那么你？……”

“货物要紧，反正……”下面的话，被隆隆的雷声淹没了。

四

赶到黄金湾村头，雨渐渐小了。只见一大帮子人淋着

雨，围在那里议论什么。见了我，大老远就迎上来，七嘴八舌地问：“带没带治俺这稻病的农药？”

我打眼一看，他们也正拿着受病的稻苗在研究。我说：“我也不知道这稻子害的啥病，咋能带药？”

“咋的？不知道就有理了？小单可没说过你这样的话！”一个小伙子气呼呼地朝我吼起来。老队长横了他一眼，带着命令的口气说：“别耍性子啦，你赶紧把这些稻苗带上，去一趟农技站！”小伙子披上雨衣刚要走，我插嘴说：“小单已经拿着稻苗去啦。”

“怎么，小单去啦？”老队长抢前一步，眼里闪着兴奋的光。

“是呀，她连雨衣都没穿。”

老队长望了望天，嗖地把自己身上披的雨衣拽下来，往小伙子胳膊上一搭：“快，去迎迎小单！”

小伙子接过雨衣，二话没说，一头钻进茫茫的雨网中。

我见老队长淋着雨站在那里，就说：“老队长，快进屋避避雨吧。”老队长抹了一把挂在花白胡子上的水珠儿，说：“我们的小单还在雨里淋着……”说着，他的目光落在我手中的扁担上。

“扁担！……”他惊喜地喊了一声，象发现了宝贝一样，抢前一步，抓过扁担，双手捧着，颠过来，倒过去，看呀，看呀……

我噗嗤一声笑啦：“老队长，你真有意思，这扁担上又没有云子花儿，你看得那么细！”

他斜愣了我一眼，有点生气地说：

“这上面没有花，可有老经理的血！”

“怎么，有老经理的血？”

他看也没看我一眼，望着远处隆起的群山，象是对我，又象是对着群山诉说起来：

解放前，咱这一带的贫下中农，要买点东西得跑出百八十里路。一些奸商瞅准了这个空子，可就活动开了。一匣火柴，你得拿一斤药材换；一斤煤油，你给他一张狗皮还嫌少哩。你瞅瞅，这帮吸血鬼多“拉嚓”！所以，刚一解放，人民政府就在这儿办起了青山商店。那时候，店小人少，里里外外就是老经理一把手。可他，就是用这根扁担，把毛主席的温暖送到贫下中农的心坎里，把山里人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挑下山，大伙儿都叫他“一根扁担商店”。可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对这个山村小商店却恨得要命。一天黎明，老经理正挑着担子沿着山间小道给大伙去送货，突然，从两边的树林里窜出几个坏家伙，拿着棍棒、匕首，恶狼般地拦住了老经理的去路。老经理一见，真是怒从心头起，他大喊一声：

“要命有一条，要堵塞这条路，办不到！”他举起扁担就冲了上去！就这样，我们的老经理，为了人民的利益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！临牺牲，老经理双手还紧紧地抓住这根扁担，没闭上的眼睛望着前边的路……

“老经理叫什么名字？”我激动地问。

“老经理叫单如松，就是小单的爸爸！”

“啊？小单的爸爸！”我惊叫了一声，接过扁担，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胸前，我觉得有好多话要说，可是又不知说什么好。是呀，小单把这根记录着光荣历史的扁担送给我，这里包含着多大的信任，多大的期望啊！可是我，咳……我睁大被泪水模糊了的双眼，望着雨雾笼罩着的群山，望着青松

覆盖着的山间小路，这条路象一根扯不断的线，从山底直通到山顶。

“这条路就是老经理踩出来的！”老队长望着我，语意深长地说。

是的，这条崎岖的山路，是一条红色的路，是在毛主席的“**发展经济，保障供给**”这一光辉指示的照耀下，由革命老前辈用坚实的脚步，一步一步地踩出来的，它一端结在贫下中农的心上，一端通向金色的北京城！在这条路上，单黎英接过先辈的扁担，挑起革命的重担，大踏步地往前走着。现在，这根扁担又放在了我的肩上，我决心沿着这条路走下去！走下去！……

雨，停了。整个天空象一面宽广的湖，大大小小的碎云块，犹如一只只小船儿，在雾气飘荡的湖面上游动着。青青的山，绿绿的树，红红的花，都象洗过澡一样，变得更加鲜艳、妩媚。微风从高高的山顶上吹过来，送来一阵清脆的歌声。这歌声听起来是那么熟悉、那么亲切！

“小单回来了！”老队长高喊了一声，便朝着通往青山的路上奔去。

太阳出来了。一道彩虹横跨天际，在高高的青山顶上搭起了一座五彩缤纷的金桥。彩虹下，弯弯的山路上，出现了单黎英那矫健的身影。她挺着胸，昂着头，肩上挑着一副装满农具和农药的货担，一步一步，走得那么坚实、有力。她的身上，披了一层金色的阳光；她的脚下，伸展着一条长长的红色的路……

老 贫 代

新金县太平公社青年社员 马云翔

六月，阳光灿烂，到处洋溢着生气勃勃的景象。我坐在队里拉化肥的大车上，眼望道路两旁油绿乌黑的庄稼，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。忽然，从前面不远的苞米地里，传来一阵欢快的笑声，一群人正围着一个老大爷，比比划划的不知讲着什么。

那不是“老贫代”吗？不错，是他！

“老贫代”，李逢春大爷，六十开外的年纪，身体还象壮年人那样硬实。他是我们生产队的贫下中农代表，也是我下乡以后的第一个老师。半个多月前，我到省里参加下乡知识青年学习毛泽东思想讲用会，没想到刚回来，就在半道上碰见了。

“‘老贫代’，你在这儿干啥呀？”我跳下大车，向他那里跑去。“老贫代”一回头，看见是我，高兴地说：“哈，我当是谁哩，开完会了？”“开完了！”我一边回答，一边又问道：“你怎么走到这里来了？”“老贫代”笑了笑说：

“我呀，到这里‘取经’来了。”正说着，人群里有个中年人，上前拉着我的手，笑着说：“小伙子，别听他的，‘老贫代’是给我们‘送宝’来了。我们请‘老贫代’介绍他学习毛主席农业‘八字宪法’的经验，他偏要先到地里学一

学。”听他这一说，我才完全明白了。“老贫代”是我们公社有名的科学种田的“土专家”，经常有一些外社、队的人请他介绍经验。

“‘老贫代’，我今天晚上去看你。”说罢，我转身攀上了大车。

晚上，我向大队党支部书记汇报完，就来到“老贫代”的家。“老贫代”的老伴李大娘戴着一副老花镜，正坐在灯下，捧着《为人民服务》，用手指一个字一个地点着，嘴里念道：“我——们——这——个——队——伍——完——全——是——为——着——解——放——人——民——的……”李大娘学得那样专心致志，有人进来都不知道。我看着大娘那副小学生般的神态，不由得高兴地笑出声来。听见笑声，大娘连忙放下书，摘下老花镜，一把把我拉到灯下，一边打量着我，一边笑着说：“死大刚，进来也不吱一声，吓大娘一跳！”我笑着说：“大娘，‘老贫代’还没回来？”

“回来了。听我说队里老白马下了个驹子，这不，饭也没顾上吃，就跑到队里去了。”大娘一边拿暖瓶倒水给我喝，一边数叨说：“这个老东西，也不知道他是个啥了不起的大干部，一天到晚连吃饭的工夫都没有。”听得出来，大娘虽然满是埋怨的口气，话里却流露出由衷的夸奖。我也打趣地说：“大娘，‘老贫代’不光是贫下中农代表，还是科学种田的‘技术顾问’，这个干部还小？”我们娘俩正说着，忽听院里有人唱道：“穿林海，跨雪原，气冲霄汉……”随着门被推开，饲养员“老乐”叔走了进来。

“哟！老马下了个驹子，就把你乐成这个样。”大娘一边给“老乐”叔让坐，一边笑着说。“老乐”叔坐下说：